

R  
THORN BIRD  
索·恩

国家图书评论非虚构小说奖  
乔治·华盛顿图书奖  
入围 (M) 塞缪尔·约翰逊奖 (巴美列提福奖)

帝国往事三部曲

Liberty's Exiles

The Loss of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流

永失美国  
与大英帝国

山再起

hoff

下

〔美〕马娅·亚桑诺夫 著  
马睿 译

自由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马娅·亚桑诺夫 / 著

马睿 / 译

永失美国  
与大英帝国  
的  
东山再起

自由的

Liberty's Exiles

流亡者下

Maya Jag...

帝国往事三部曲 I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  
上、下 / (美) 马娅·亚桑诺夫 (Maya Jasanoff) 著；  
马睿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7  
书名原文：Liberty's Exiles: The Loss of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ISBN 978-7-5201-4596-1

I. ①自… II. ①马… ②马…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4870号

## 自由的流亡者： 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上、下）

---

著 者 / [美] 马娅·亚桑诺夫 (Maya Jasanoff)  
译 者 / 马 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陈旭泽                      文稿编辑 / 赵晶华 秦 婵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 (010) 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23.125 插 页：0.5 字 数：415千字

版 次 /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596-1

著作权合同 / 图字01-2018-7137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9.00元（上、下）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com](http://www.ertongbo.com)

## 上册

地图列表 / 001

历史叙事的双重反转（代译序） / 001

人物介绍 / 001

引言 1783 年精神 / 017

第一部分 难民 / 043

第一章 内战 / 045

第二章 惶惶不安的和平 / 105

第三章 无序新世界 / 158

第二部分 殖民者 / 205

第四章 帝国之心 / 207

第五章 荒野世界 / 269

第六章 保王北美 / 325

下 册

第三部分 臣民 / 385

第七章 风暴中的岛屿 / 388

第八章 子虚乌有的避难天堂 / 443

第九章 应许之地 / 503

第十章 自由帝国 / 562

尾声 所失与所得 / 617

附录 大出走人数 / 632

致 谢 / 648

缩略语 / 657

参考文献 / 658

索 引 / 673

插图及地图版权说明 / 693

## 地图列表

- 效忠派大流散 / 013
- 效忠派盘踞下的北美 / 016
- 1776 年的北美十三殖民地 / 044
- 约克敦之战 / 094
- 战争期间的南方殖民地 / 106
- 《巴黎和约》后的北美 / 156
- 英伦诸岛 / 206
- 效忠派涌入后的滨海诸省 / 270
- 新斯科舍罗斯韦港 / 304
- 圣约翰河边的效忠派定居点 / 324
- 巴哈马群岛和东佛罗里达海岸 / 386
- 牙买加 / 442
- 弗里敦和塞拉利昂河口 / 502
- 1812 年战争中的北美 / 560
- 印度北部 / 598

第三部分 臣民





## 第七章 风暴中的岛屿

站在巴哈马的埃克苏马岛（Exuma）这一新的制高点，前南卡罗来纳被扣押财产专员约翰·克鲁登感觉到山雨欲来。他曾殚精竭虑，也竭尽所能，想在东佛罗里达为效忠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无奈他的效忠派同胞们纷纷弃他而去，到环大西洋各处定居去了。克鲁登本人也曾沿他们四散的路线到过很多地方。他曾前往英国请求政府支付在被扣押财产上发生的许多支出。他曾到过西印度群岛的托尔托拉岛（Tortola）——那不是白人效忠派的避难所，而是著名的奴隶贸易中心——去继续他正义的斗争，追回被离境的效忠派偷走的爱国者名下的奴隶。他曾到过新斯科舍，向坐镇哈利法克斯的效忠派赔偿委员们提出索赔，也曾和迁居谢尔本的美国友人一起做过生意。最后，他终于和来自东佛罗里达的1000个难民一起在巴哈马群岛安了家。多年颠沛流离，使克

鲁登能够直观地也从很多角度感受到离家漂泊为效忠派难民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和重压。但他觉得“我多年体验的逆境的巨大冲击”却“大大拓宽了我的思想境界……不幸的经历对头脑的启迪，让我变得更加理性了”。<sup>1</sup>“我不需要先知的灵气或占卜的天赋便能预测未来，”克鲁登宣称，“世界即将发生一场重大的动乱”，英国和效忠派难民必须“利用时代和命运所赐的良机”。<sup>2</sup>

1785年，克鲁登坐在乏味的埃克苏马小岛上，撰写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帝国复兴计划。他为了留在美国已倾尽全力，力图依附于东佛罗里达的一个角落。在写给诺斯勋爵的一封“致国王和大英帝国智囊团”的信中，克鲁登提出英国可以采纳几种新办法，把效忠派大出走变成有利于帝国发展的良机。巴哈马群岛的难民们可以开发那些岛屿上宝贵的盐池，并充分利用它们在大西洋贸易中的战略地位。自由黑人可以前往中美洲，复兴英国人在那里的领地，同时他又热情洋溢地宣称，废奴运动者提出的在西非安置黑人效忠派的计划可以让英国证明“给全世界看，我们配得上地球上最尊贵的称号……人类自由的朋友和保护者”。<sup>3</sup>此人一面废寝忘食地把被偷走的奴隶归还给前主人，一面又捍卫黑人的自由，看似矛盾。但这两项目标——一方面保护个人财产，另一方面保护个人自由——完全符合

“1783年精神”，也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两大支柱。

然而克鲁登投入了最多激情的事业还反映了“1783年精神”的另一个元素：地理扩张的冲动。他敦促英国大臣们迅速攫取北美其他各处的土地，补偿十三殖民地的损失。的确，既然时人普遍认为美国会很快分裂，克鲁登相信，如果英国手腕高明，它还能够“把美国人拉回来”。<sup>4</sup>这些提议的可行性自然可以解释为什么诺斯勋爵和康沃利斯勋爵之流的大人物会把克鲁登的长篇大论作为文件保留下来，而不是随手扔到垃圾堆。随着法国革命的开始和1793年英法战争的爆发，克鲁登关于“帝国大动乱”的预言成真，这类想法就更加深入人心了。<sup>5</sup>

约翰·克鲁登在巴哈马群岛提出的每一个计划都显示了那些岛屿在效忠派大出走地理中的特殊地位。正如在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一样，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也构成了人口中的大多数，对那些岛屿的景观、经济和人口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此外和英属北美一样，难民们也对帝国当局充满不信任。但南北两方的效忠派社会还有若干差异。与英属北美不同，巴哈马群岛的大约2500名白人效忠派远少于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保住的那些可动财产：约6000名奴隶。这一人口失衡为这些岛屿上的政治冲突增加了一层种族色彩，因为白人奴隶主关于

如何管理奴隶的观点与统治者更为家长制的意见时有矛盾。此外，英属北美的效忠派变成了美国的某种帝制对立面，而巴哈马群岛的某些效忠派却幻想着与那个显眼的邻居形成一种全然不同的关系，克鲁登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巴哈马群岛距离佛罗里达海岸最近的地点只有60英里，他们便想把这里作为夺回北美部分领土的战略要地。在奴隶制和扩张问题上的对立立场在巴哈马群岛的效忠派难民之间划出了一道分界线，有些人希望建立一个种植园社会，就像他们离开美国南方家园那样，而有些人则主张巩固和延伸一种更为家长制的统治作风。从1786年以后，后一种态度获得了巴哈马群岛总督的有力支持，他就是克鲁登素日的支持者、前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

约翰·克鲁登的想法的空想性质暗示了巴哈马群岛难民生活的最后一个决定性特征。到1785年，长期躁狂的克鲁登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他的熟人们提到了很多迹象。“约翰·克鲁登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来干吗。”他在哈利法克斯的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如是说。“我觉得他疯了……他看起来似乎仍然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明白事理的好心人，但他的政治主张太狂热，冲昏了他的头脑。”<sup>6</sup>一位男性生意伙伴收到克鲁登的来信，信上说希望“上帝不久就能给我机会证明我有多么热烈地爱着你”（他在别处解释说“就

像大卫爱着约拿单<sup>①</sup>”),“等到那一天,我们将从此再不分离”,<sup>7</sup>想必至少大吃一惊。然而他最古怪的或者至少是他最广为流传的幻想,还要数他那些可归结为“千禧年主义”<sup>②</sup>的胡言乱语。因为克鲁登关于大英帝国的野心还不止于重新征服美国。“如果可以积极地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他继续说,“帮助俄国沙皇和皇后打败土耳其人,我们就无所不能了。”<sup>8</sup>克鲁登开始觉得,在美国重建英国势力能够为犹太人的复兴铺平道路,不是在圣地,而是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从帝国复兴到基督复临:那才是真正“重大的动乱”。<sup>9</sup>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个人头脑中的狂想。然而社会的局外人能帮助我们理解社会规则。随着克鲁登越来越癫狂地想尽办法要把一个破碎的世界缝合起来,他的疯狂冥想也就构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供我们研究颠沛流离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他自己曾提到他的苦难如何让他的思想变得“成熟”了。几乎有一半巴哈马难民都像他一样,由于东佛罗里达被

① 约拿单(Jonathan)是《圣经旧约》中记载的一个人物,是以色列第一位由上帝耶和華膏立的国王扫罗的长子,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二位膏立君王大卫(David)的忘年交。他后来在一场战争中与父亲一起阵亡,大卫为此哀痛万分。

② “千禧年主义”是某些基督教教派正式或民间的信仰,相信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全球和平来临,地球变为天堂,人类繁荣昌盛,大一统的时代来临以及“基督统治世界”。

割让而不止一次离家漂泊。他们到达这些群岛时，多次迁徙的压力已经在他们的心灵上刻下了烙印，他们因为被出卖而痛苦万分，随时可能爆发不满。这些难民所受创伤的遗产为巴哈马群岛上效忠派与统治者之间尤其戏剧化的冲突搭建了舞台，那是关于大英帝国应该持何种立场的意见冲突。政治观点分歧在英属北美看起来只是一系列不同主张而已，在巴哈马群岛却变成了两极对立，一方质疑帝国权威，另一方却坚定地支持它。这些派系是如何产生的？哪一方将最终获胜呢？

\*

这片新世界从海上看去十分不起眼，不过是一条石灰岩和珊瑚从水中突起，海水如此清澈，几乎能看见洋底沙子的波纹。但连续五周在陌生的涌浪中颠簸，着实令人筋疲力尽，对那些一点点靠近岛屿的海员来说，陆地就是陆地，陆地就意味着生命。他们踉踉跄跄地下了船，在海滩上双膝跪地，祈祷着，并将装饰着绿色十字架和王冠的旗子插在沙滩上。舰队司令给它取名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片陆地一定极像他们终于获得了救赎<sup>①</sup>。10

<sup>①</sup> 萨尔瓦多（Salvador）在西班牙语中有“救赎者”“拯救者”之意。

1492年10月12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以为他们到达了印度，而事实上，他们航海进入了巴哈马群岛的礁石群。巴哈马群岛地势平坦，样貌乏味，也没有任何淡水资源，丝毫没有西印度群岛上葱郁繁茂的热带景观。（它们地处大西洋湾流而非加勒比海上，多半位于夏至线以上。）但哥伦布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些突起于海平面的多石陆地上看到天意的人。1640年代，巴哈马首批讲英语的殖民者，一群来自百慕大的自诩为冒险家的人，在一个他们称之为“伊柳塞拉（Eleuthera）”（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意为“自由”）的岛上殖民，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信仰自由的模范共和国。后来的一波百慕大人重新命名了新普罗维登斯群岛（New Providence）中的一个较大的岛屿，还在其上建立了巴哈马群岛的首府：拿骚。<sup>11</sup>

在哥伦布登陆三个世纪之后来到这些岛屿的北美效忠派就尾随着一长串前赴后继的殖民者，都希望巴哈马群岛会带来上天赐予的回报。他们也巩固了巴哈马群岛和北美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历史。在伊柳塞拉附近的哈勃岛上建立的殖民地，其建筑风格很像马萨诸塞的渔村，这也绝非巧合。<sup>12</sup>在文化和生态上，与遍地蔗糖种植园且有极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力的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相比，这些岛屿与南塔基特（Nantucket）和外滩群岛（Outer

Banks)——当然还有百慕大——的共同点更多。到美国革命爆发之时，只有大约1700个白人和2300个黑人（其中约一半是自由人）住在新普罗维登斯岛、伊柳塞拉岛和哈勃岛。<sup>13</sup> 时有船只在暗藏危险的礁石上撞沉，有些人便依靠劫掠那些船只勉强度日。还有人靠捕鱼、捕鲸、捕龟和砍伐木材辛苦谋生。这些岛屿上最赚钱的生意是，季节工人会从那些金光闪闪的盐池中耙盐，正是那些盐池让最南端的那些岛屿表面平滑而结着厚厚的硬壳。这些战前的居民后来被称为“海螺”，因为他们吃的食物中有种海蜗牛，坚硬的螺肉卷在玫瑰花瓣一样的硬壳中。<sup>14</sup>

西印度群岛堪称18世纪大英帝国的经济发动机，而巴哈马群岛却一直处在帝国经济的绝对边缘。这些岛屿因为防御较差而频繁受到西班牙的袭击，又严重依赖与附近美国海港的贸易维持生计。如此说来，难怪巴哈马人（和许多新斯科舍人一样）首先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待美国革命，认为它对安全和商业构成了威胁，而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1776年3月的一天清晨，七艘美国军舰在新普罗维登斯岛靠岸，算是革命首次触及巴哈马群岛。当总督召唤民兵守卫拿骚时，许多人没有武器，还有人根本没露面。两架大炮在拿骚堡（Fort Nassau）上开炮，作为对入侵者的警告，结果却纷纷从炮架上跌落下来；在拿骚镇东边的蒙塔古堡（Fort Montagu），“连一桶[可用的]